

【Memo07A | 迷路回憶錄 | 迷途羔羊】

當人在陌生的地方，不識去向，亦或是尋找不到目的地，即可稱為迷路。

當薩法兒在陌生的地方，不識去向，亦或是尋找不到目的地，她會說這是在漫遊。

說實在，薩法兒並不是一個有方向感的人。但她並不喜歡依賴地圖。

然而，遺憾的是，她的記憶通常也不怎麼可靠。

更多時候，她都是靠直覺在尋找目的地。

這也導致薩法兒找到待收割的靈魂所需的時間，有時候快，有時候慢，有時候甚至會不小心讓亡魂遊蕩出去。

即使這樣會不時令收割任務變得更加棘手，薩法兒也依然故我地以自己的步調前行。

「哈囉，那邊的小姑娘。」

停下薩法兒腳步的，是來自河邊的一道呼喊。嗓音聽上去猶如被遮掩般悶悶的，音量更是忽遠忽近，像是來自遠方的叫喚，又像是近在眼前。有著抓不住距離的飄渺感。

薩法兒睜大了眼，扭過頭大致朝著聲音傳來的方向張望了下。

清晨的河邊仍瀰漫著些許霧氣，或濃厚只見淺白，或淡薄可隱約透視。在霧氣較為稀疏之處，便隱隱透出了一個人形。

不具備一個正常的少女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擁有的戒心，薩法兒沒有停頓太久便再次邁開步伐，直直走向霧中的人影。

她聽見溪水潺潺流過，相當清晰，本以為要走上一段距離卻只花了沒幾步，已經可以感受到周身的濕冷。越往前走，越像是受到什麼阻隔。白霧聚集起來，愈發濃稠，染白了視野，本以為只剩一小段距離卻又多走了好幾步。人影始終佇立於前，宛如迷霧中的指標，引領迷途者聚集於此。

感到有些無趣，薩法兒晃了下右手掌，那揮去灰塵般的動作實際上卻是如同拂去了一層白紗，掀開了人影的真面目。

那是一個戴著斗笠的大叔。

縱使兩人之間的霧氣已散去，河道上的濃霧卻仍盤踞在大叔身後。對周遭霧氣的變化沒有任何反應，他露出和藹的笑，「妳怎麼會走到這裡啊？該不會是迷路了吧？要不要上船呢？我可以帶你回鎮上。」

「雖然我一向不喜歡回答別人的問題，但看在我今天心情好，大叔你就仔細聽好了囉。」薩法兒回以俏皮的微笑，以及簡單扼要的答案。

「用腳走。不是，我在散步。不要。」

「這樣啊，那妳想不想去對岸散散步呢？我可以載妳過去。」對於那顯然不抱持善意的回答，斗笠大叔不以為意的笑了下，提出另一個建議。

薩法兒側過頭，視線落在對方身後，「我是挺想去對岸逛逛的，不過……」眼神一轉，她微微仰起頭直視對方的雙眼，笑容中滿是單純好奇。

「一直說著搭船什麼的，可是你並沒有船不是嗎？」

語音落下，僅存的那片濃霧也隨之散去。

河面上空無一物。

斗笠大叔正錯愕著，就被少女閃身逼近。

少女纖細的右手以超乎想像的力道掐住對方的脖頸並順勢按倒在地。

即便百般掙扎卻無論如何也掙脫不了，對方臉上流露出了難以置信以及絕望，見此情景，少女愉快地笑了。

「所以說，抓個替死鬼就能去投胎這種好事，可是不存在的唷。」

由於來時是穿越了重重迷霧才抵達河邊的，如今霧氣皆以消散，薩法兒更是找不到方才的路徑了。

不過她倒是找到了別的。

順著河邊走了沒多久，她便發現了擱淺在碎石上的一具屍體。一望更下游的地方，還發現了掛在低垂入水的樹枝上的斗笠。

原來在這裡啊。

環視四周，又看了眼天空，薩法兒得出其實這裡沒有很遠嘛的結論。

如果說起點是這裡……終點是那裡……中心點是那邊的話……那就這樣直接切過去應該就能回去了吧！

異常樂觀的比劃出可靠性並不怎麼高的路線後，薩法兒果斷地踩進了水裡。

方向到底正不正確？那不重要。

反正薩法兒終究會找到她的目的地的。